

瓦兰书店

藏诗阁 3

中国先锋诗选

COLLECTION OF AVANT- GARDE POEMS FROM CHINA

中国先锋诗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兰书店藏诗阁/张涛,杜鸿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4

ISBN 7-225-02335-7

I. 瓦… II. ①张…②杜…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316 号

瓦兰书店藏诗阁

张涛、杜鸿 主编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香河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168mm 1/32

印张:56.25

字数:60 万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225-02335-7/I.447

定价:100 元(共 6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1

先锋是命

车前子

按照惯例，一本书总得有个序，就像一个人总得有张脸。那么，没有序的书就不要脸？有了序的书就有头有脸？

所以说，序基本上是废话。也就是没话找话。没话找话就是废话。就像我们的文化中、血液里本没有上帝，硬要找来个上帝，也就是废帝。

给这一本书——也就是《中国先锋诗选》写序，尤其如此。本来就是先锋了，跑在前面，你还要在先锋前面套个东西，你以为你是钢盔、安全帽或者避孕套啊？

这一本《中国先锋诗选》选了严力、雪迪、杨邪、苏非舒、瓦兰、刘自立六个人的作品。严力、瓦兰其人我见过，雪迪、杨邪其诗我读过，苏非舒、刘自立，我闻其名未见其人其诗。其人其诗，听讹了，就是奇人奇事，也或许是旗人旗事。诗人都有点八旗子弟的德性，享乐。李白是享乐的。说到李白，自然会说到杜甫，而杜甫偏偏又是受苦的。这样看来诗人又都有点反八旗子弟的德性，受苦。享乐也罢，受苦也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乐也乐不到哪里去，苦也苦不到哪里去，放松吧，随命吧。

先锋首先是放松。

先锋是——不是，不是较劲，不是扳手腕，不是落井下石，不是痛打落水狗。

谁说先锋是——不是，先锋是——是，是卖力，是搞脚筋，是

乘人之危，是吃人不吐骨。

谁说先锋是——是，先锋是——不是，不是较劲，不是扳手腕，不是落井下石，不是痛打落水狗。

谁说先锋是——不是，先锋是——是，先锋是——不是是，先锋是一无是处。

先锋的惟一之是，是——

先锋是命，先锋是天性，就像有的人天性是劳模，你让他不干活不行，不干重活、脏活，尤其不行。你不让他干重活脏活，他会难过。

先锋是难过。

先锋是张贺卡，新年没到，贺卡先到了。一共十张。这是饥饿之城邮局关门之城灌木吸收馥郁的口水他单身的暗影里，这是国家国家的学徒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不满早被丢弃在经过的路上第二张：绵羊寄自北京钟表裹着癞蛤蟆的皮一脸疙瘩，而时间却从没有过这么流畅它不是咚咚。哗啦啦哗啦啦苏州河寄自上海海盗也有屈辱的时候第四张沙漠寄自内蒙她把乳房大大方方地挂在自行车硬币般明了的龙头。当然一只乳房。而自行车肯定是一辆黄色自行车。切斯瓦夫·米沃什已经引用过罗伯特·哈斯的话：“当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一辆黄色自行车。’”然后去与情人会面。毁灭是需要的，毁灭一只乳房就足够。他们讨论精神。孩子气也是需要的，她为另一个情人打胎。怎么没有人问我想要什么。新年快乐阖家团圆第六张这张明信片得自希腊，欧洲文明的源头：你看，格斗如同孩童游戏。可惜人类如今有点玩大了！这次的法国显得不安。第七张格斗寄自巴黎两个希腊少女在墙上格斗战争是拥抱、抚摸，涨满色情感抚摸那尚未发育的胸部自然引发山下部落间的战争一个部落被消灭像是被拥抱。在童年玩大第八张思想在最初的日子没有死亡人行道上的树绑着彩旗走啊走走啊走没有休息与你同班的人都娶老

婆他们大清早的就吃炸鸡走啊走走走阿尔法粒子啊噫矮小的居民烟囱暗中晃动的摄像机。跋涉的鳄鱼龟百衲本的植物园暗中晃动的常见植物伴娘火红的脸标本表白。猜疑岔口上的胡须抄袭伪造的春秋笔法丑闻揭露丑闻。鞑靼木马骑过影集里海峡歹毒的定量分析。讹诈耳朵里的眉眼和双性人。砝码在漏电的房间中浑身发麻防空洞复仇。概略的干粮给你他妈的跟屁虫。哈罗。哈罗。鸡头上高起的肉冠。咔嚓。咔嚓。咔嚓。第十张：

明明是六个人，怎么会有十张贺卡？因为严力、雪迪、杨邪、瓦兰，我读他们的这些近作，想到了他们的远作，就1×2了。

我是很佩服严力的，中国诗歌如果少了严力，会少了许多思维之中的意外的乐趣。一个人把他的小聪明给我们看，而差不多已经让我们看了一辈子，那就决不是小聪明了，这只能是大智慧。

雪迪的诗有上乘的质地。这质地是黑的，其中，会不失时机地揆转一些尖锐、华丽、周到的银粉。已经比许多大师写得饱满了。

杨邪有点邪。如果给他一大笔钱，他能拍出与库布里克斗牛的电影。

没想到苏非舒的诗，这么富于戏剧性。还有广告创意的色彩。很有看头。

瓦兰的诗一贯表现良好，这次，如果把这里的——《中国先锋诗选》里的自我简介去掉，就更好了。

刘自立的诗里有种人类受难的精神（与我们传统的受苦不同），能写到世界末日，就是他的确与众不同的地方。

先锋诗歌，我想首先是先锋，至于诗歌不诗歌，其实无所谓。

2003/3/15

国家的阑尾

王晓渔

坦白地说,“国家的阑尾”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用它来形容诗人们,势必引向两种不同的境遇。第一种情况指“诗人是国家的阑尾”,比如柏拉图曾试图把这个阑尾彻底割除——他的理想国里不欢迎诗人。类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古希腊,也不仅是哲人的妄想症。1964年,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就被前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5年劳动改造。第二种情况指“国家是诗人的阑尾”,仿佛患了一场热烈的单相思,“国家”几乎成为所有诗人暗恋过的对象。即使上面那个俄罗斯小伙子被驱逐出国之后,他依然无法忘记国家的阑尾炎所带来的那种疼痛感,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国家的阑尾”里存在着两种甚至更多种“国家”。有的偏向于政府(极权的、民主的或其他),有的偏向于人民(道具的、真实的或其他),还有的偏向暧昧不清。欠发达地区的先锋诗人,往往很难完全回归到诗歌的本体上(或者说,“完全回归”是不可能的目的地)。不管他们是否情愿,似乎总摆脱不了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的预言。特别是中国的“朦胧诗人”,必须同时面对两种“国家的阑尾”。与颂歌诗人把文字当作资本的“物物交换”不同,他们只擅长不对称的情感交换。虽然诗人们在国家的地图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诗歌的地图上却始终为国家留下了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中国先锋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没有幸免这场不可救药的“阑尾炎”。从时间上说,刘自立、严力、雪迪等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并在 70 年代开始写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既是“新中国的花朵”,也曾面对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疑问——后者更是一个政治学而非植物学的命题。从空间上说,严力、雪迪长年旅居海外,其他诗人也不会缺乏那种“内心流亡”的体验。借用另一位诗人孙文波的说法,他们都经历过“地图上的旅行”。同样,这不属于地理学的命题,它与诗学密切相关。当政治学与诗学发生遭遇,就必然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异议的诗学”是否可能。

在“先驱”黄翔那里,异议取代了诗歌,诗人被国家当作人质,国家几乎成为身体。作品标准与国家美学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同构关系。后来的“纯文学”,则假设文学是仅存的一块“净土”,“国家的阑尾”成为不洁之物被一割了之。它们分别构成文学的“集中营”和“乌托邦”,使得诗歌要么成为工具要么成为玩具。在《诗选》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辨认出一种“异议的诗学”。“国家”既不直接在诗歌中发出“最后的吼声”,也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具体的分贝很难被精密控制。但我们至少能发现,诗人试图让国家进入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让自己进入国家的声音。

很惭愧,虽然雪迪的名字早有耳闻,我却是第一次拜读他的作品。这种迟到的阅读,并没有妨碍我对他的偏爱。一个远离故国的写作者,似乎对母语更加敏感。诗中的词语各就各位,没有任何冗员。诗歌的完整与内心的断裂感相互映衬,如同长年居住在旅馆里的宾客,尽管房间很温暖却掩饰不住他身体的寒冷:

在碎玻璃的碰上走路。

在不说本土语的城市里居住。

雪迪——《七年》

种种劫难之后,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成为一名“幸免者”,雪迪却对自己的“幸存者”身份无法释怀。“幸免者”与“幸存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对于过去时的灾难,前者善于遗忘,后者更擅长记忆;对于现在进行时的灾难,前者只关心自己是否得救,后者却会对其他的亡灵耿耿于怀:

当我拿出钥匙,黑暗中

一些最优秀的人

正在我的祖国消逝

雪迪——《威金人旅馆》

在雪迪的诗中,也会发生“国家在哀叹自己的/绘图员笔下消失”的奇迹,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对作者而言不复存在。国家在哀叹中消失,同时又在哀叹中复活。雪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招魂者”,百晓生曾这样评点他:“这些诗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味道,这依旧是目前诗歌的主题,但我对这种主题非常怀疑。诗中的一些词语,比如大写的‘祖国’、‘死亡’、‘女人’、‘灵魂’、‘海’,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用了。幸运的是,作者在写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已经竭力将它们缩小,虽然没有小到他们应该呆的位置,但已经很贴切了,没有生硬和突兀的感觉。”

相比之下,严力更关心那些被暴力伤害的语言。为了使诗歌能够重新造血、摆脱苍白的面孔,他引入口语来冲洗意识形态句式,借助床抵制国家对个人空间的侵犯:

谁会相信

国家蜜蜂的叮蜇是为民族的面庞消肿

在梦想不与历史一起醒来的日子里

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扮那张床

严力——《裁缝》

略萨曾在一篇随笔中“庄严”宣告：哪怕您吓得发抖也好：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略萨的公式是“祖国=双人床”，而严力的公式则有可能是“国家≠床”。这位中国诗人对“床”的热爱，更多地是因为对“国家”的无奈。在他那里，床无法替代国家，它只是国家的替代品。

作为一名《今天》社的“遗少”，刘自立不像那些“遗老”们充满过多的国家观念。或许，这与他听音乐、绘画的兴趣有关。稍微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巴赫（多半是格伦·古尔德演奏的）、凡高的身影经常出没于他的诗歌。与文字相比，音符和色彩更具国际性，刘自立笔下也常常会出现“世界”。我们有理由怀疑诗人曾经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

熊从我的身边走过
它带走我的影子
我从前一个我的身边走过
熊在那里把我的影子慢慢咀嚼

刘自立——《熊》

一个人的影子仿佛他的国籍。“昨日之我”和“今天之我”，因为影子的消失变成陌生的两个人。当然，影子虽然消失，关于它的记忆还在。刘自立的诗歌配方也由两部分组成——九成翻译体和一成文言体。

更为年轻的瓦兰，同样拒绝在诗歌中展现“国家”。但与刘自立诗中过多的外籍词语不同，瓦兰喜欢那些没有国籍的事物，比如“土地”、“天空”、“大海”。这可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内地的居民不欢迎因贫困而漫游的诗人
他被逼向广阔遥远的海岸
轮船驶入险峻的海峡，他又听见花瓣的低语

瓦兰——《花瓣》

如果说在 70 和 80 年代，在诗歌中远离国家是一种无声的

异议；那么 90 年代以降，它的效果会不会戏剧性地变成无声的合谋？也就是说，当“国家的阑尾”逐渐退化直至彻底被切除，百晓生的问题将再次凸现出来。如何使那些大写的飘来飘去的词语，重新缩小并且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遗憾的是，生于 70 年代的杨邪和苏非舒并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严力的床被杨邪缩小为“性”，随即又被反复放大为诗歌的母题，仿佛阑尾也能变成性器官。虽然杨邪多次使用“极其形而下又极其/形而上的抱怨”、“粗鄙而崇高”之类的句式，他的诗歌却没有达到这种“二重奏”的效果。苏非舒喜欢使用瓦兰式的“无国界词语”，他试图通过大量的数字和具体的年份来进行一些限制，可惜往往南辕北辙。词语并不遵从他所指定的位置，如同空心的稻草人随风飘扬。当然，这样比较并不公平，毕竟后面两位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学徒期。关于未来，谁又敢轻易做出预言呢？

对于诗人来说，“国家的阑尾”不是万能的。但国家对于诗歌的意义，正如性、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它们之间可能互相伤害，也可能互相滋养。一次阑尾炎对诗人来说可能是灾难，对诗歌来说则可能是礼物。有人说阑尾可有可无，准确地说，它在有无之间。阑尾不是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它却是文学肌体的不多不少的组成部分。如果阑尾成为身体、或者性器官、或者消失，恐怕都不是诗人和诗歌的福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刘自立先生嘱我为《诗选》写序，后生小子不敢妄加推辞也不敢贸然应承。套用古诗十九首的说法，“写序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谨以此文作为与诸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对话，它与《诗选》的关系，也正是阑尾与身体（不是隐喻意义

上的)的关系。如果阑尾有任何越轨之处,自然应该让它回到自己应该呆的地方去。

目 录



序 1: 先锋是命	车前子
序 2: 国家的阑尾	王晓渔

严力诗选(2000 - 2002)

严力简介

飞远了	(5)
回家了	(6)
鱼钩	(7)
筑巢	(8)
掏耳朵	(9)
心中的娘家	(10)
幸运的专利	(11)
打桩	(12)
一代电脑迷的宣言	(13)
情欲的处方	(15)
搬床	(16)
无题	(17)
商人的自白	(18)
9.11 塌陷	(20)
线	(21)
奋斗论	(22)
行业体会	(23)
反方向思维	(24)
裁缝	(25)
关于地下	(27)
知识的现象	(28)
读吧	(29)



想不通的事情	(30)
--------------	------

雪迪诗选(1998 - 2000)

雪迪简介

威金人旅馆	(37)
七年	(38)
再来一次	(39)
情景	(41)
放射	(42)
内部的联系	(44)
收信人	(46)
春天	(47)
亮处的风景	(49)
片尾	(51)
祝	(52)
时刻	(54)
事件	(56)

杨邪诗选(1999 - 2001)

杨邪简介

上楼梯的女人	(63)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65)
梦或魔歌	(67)
抱怨	(69)
可疑	(71)
一个跑向洗手间的妓女	(72)
伟大的发现	(74)

目 录



交流	(75)
车祸	(76)
色情狂	(78)
去年的空调	(79)
梦:又一次经过楼下	(81)
梦:在广场	(82)
梦:邻家的南瓜藤	(84)
梦:流汗的母亲	(85)
诚实的诗人,贞洁的女人	(86)
细节:挂钟	(87)
细节:大象	(88)
细节:鸟窝	(89)
细节:书房	(90)
细节:厌恶	(91)
细节:反光	(92)
梦遇诗神	(93)

苏非舒诗选(1996 - 1997)

苏非舒简介

傍晚的战争场面	(100)
菜地里的四只青虫	(101)
悬着的一团雾	(102)
时间的形状	(103)
事物的中心	(104)
战争的结束	(105)
一段美好的回忆	(106)
解释	(107)



上升的啤酒瓶	(108)
劳动的工具	(109)
最后的理念	(110)
治疗室的幻觉	(111)
墓地与那个人	(112)
数字 7	(113)
庄子的理想空间	(114)
有马的公共场所	(115)
眼睛的相遇	(116)
事物的内部	(117)
特殊的迷惑	(118)
蒙面妇女	(119)
哲学的背面	(120)
一条门的造型	(121)
睡眠的发现者	(122)
自然的习惯	(123)
交谈的叶子	(124)
时代的艺术	(125)
思乡的女人	(126)
善良的空气	(127)
恶意的友谊	(128)
镜子的头脑	(129)
冒险者的自然	(130)
苹果的道义	(131)

目 录



瓦兰诗选(2000)

瓦兰简介

陈黎梳头	(138)
厨房	(139)
傍晚	(140)
生活	(141)
花瓣	(142)
礼物	(143)
音节	(144)
余怒	(145)
潮湿的午后	(146)
词语的力量	(147)
兄妹	(148)
餐桌	(149)
祈祷	(150)
愉快的夜晚	(151)
高雅的礼仪	(152)
庄严的钟声	(153)
空寂的城市	(154)
断章	(155)
虚无的婚礼	(156)

刘自立诗选(1970 - 2000)

刘自立简介

欢乐颂	(163)
萌形	(164)
四季的节奏	(166)